



清代八蛙铜锣。



清代三蛙耳铜锣。



汉代临高拥武立蛙铜鼓。

此时的海南岛才是早春，南渡江边的池塘里已是蛙声一片。蛙类不仅是海南岛上常见的两栖动物，还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出现在诸多的琼岛风物上。远到汉代的铜鼓，近到黎族同胞衣服上的纹饰，蛙纹成为海岛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。

## 琼岛风物上的蛙纹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亭亭

### 铜鼓上的立蛙

一般所谓的中国“八大类铜鼓”中，北流型、灵山型、冷水冲型和西蒙型铜鼓的鼓面都见有立蛙形象，其中北流型和灵山型在海南岛上出土最多。

1984年3月，临高县马袅乡拥武村农民在耕地时挖出一面铜鼓，其鼓身圆鼓，腰部微束，大圈足残损，腰足间以凸棱分界，通体有明显的范铸痕迹。沿鼓面饰以单蛙和累蹲蛙各3只，逆时针环列鼓面一周。鼓面中心饰以凸起的8芒太阳纹，由太阳纹向外以同心圆形式分布12层光晕。鼓面晕饰四出钱纹、花纹、鸟纹；鼓身以弦纹为界饰以四出钱纹、鸟纹和席纹。从其形制和纹饰等来看，临高拥武铜鼓属于灵山型，鼓面上的六只立蛙，后面的两个蛙腿并为一条，整体看蛙腿只有三条，与其他类型铜鼓的四足立蛙明显不同。

临高拥武灵山型铜鼓的蛙纹是三足且蛙身有明显纹饰，其鼓面还饰有四出钱纹，这自然让人想到被民间称为招财蟾的三足金蟾，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桂海虞衡志》曾对铜鼓进行描绘：“其制如坐墩，而空其下，满鼓皆细花纹，极工致，四角有小蟾蜍。”他也认为四角的小动物是蟾蜍。民间传说中三足蟾喜居宝地，凡是找到这种金蟾的地方，周边必是有宝。俗语有云：“刘海戏金蟾，一步一生钱。”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金蟾衔铜钱的工艺品多是三足，便取源于此。不过除拥武这件灵山型铜鼓外，其他铜鼓的蛙纹多是四足且蛙背光滑，与蟾蜍明显不同，更像是立体的青蛙形象。

拥武灵山型铜鼓的六处立蛙中，有三处是累蹲蛙的式样，即一只小蛙伏在大蛙背上。幼儿伏在母亲背上是动物界常见的现象，除了人类，像幼年的考拉等也会伏在母亲背上，所以累蹲蛙的造型自然也让人想到这是成年蛙背负着幼蛙。像比较知名的明清玉带钩题材“苍龙教子”，便是一只小螭龙伏在大龙的腹部，不过也有说法认为此造型并非“苍龙教子”，而是双龙交媾的情境。



蛙纹束颈陶罐。

### 黎族的蛙锣

除却铜鼓，另一类黎族乐器铜锣上也常见蛙类造型。清代李调元所撰《南越笔记》有记载，“琼州有黎金，似铜鼓而匾小，上三耳，中微其脐，黎人击之以为号，此即铛也。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，以铜为器，富者鸣铜鼓，贫者鸣铛，以为聚会之乐。”像三亚市博物馆馆藏清代蛙锣，锣面光滑，正面略凸似龟背，中有一锣槌圆心，外有一道突起的圆脊，以增加被敲打时锣面受力的强度。环锣身一周饰以8个圆环耳，耳内各有一只小蛙，在小圆耳上呈蹲伏状，小蛙四脚伏环的地方为着力点，其余镂空，似在全身蓄力随时准备跳跃而出。

常见的铜锣挂耳上的小蛙以三只居多，三亚市博物馆这件竟有8只，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过铜锣中蛙饰最多的一件，其年代有可能晚至民国。民国《感恩县志》记载：“最贵铃锣，豪强之家有以十数牛易一锣者。”蛙锣被黎族同胞视为珍宝，有些蛙锣还饰以精致的钱纹、回纹和云纹，是权力、财富和威望的象征，在民间称之为“宝锣”。蛙锣既是民间乐器，又是宗教器具和传信工具。据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征集部陈梅菊主任介绍，由于蛙锣的珍贵性，一般是由黎族家族中的长者保存，长者有时会把蛙锣放在洞穴或埋入地下，等遇到重要场合才会取出使用。有些长者突然过世后，由于蛙锣的埋藏地点不为别人所知，便无法再在家族中传承。有些被人无意挖出的蛙锣，不少就是长者逝世后遗失的。有些三耳的蛙锣，中间的挂环内为青蛙，另外两环内则是圆点，这种圆点一般认为是蛙的受精卵，所以蛙锣也有生殖崇拜的寓意。

### 陶瓷和黎锦上的蛙纹

束颈大罐是海南本地最具特色的陶瓷器之一，大罐的颈部常贴塑有水生动物，其中以伏蛙最为多见，在儋州市碗窑村窑址和澄迈县福安窑址考古调查时，就曾发现有贴塑蛙纹的罐类残片。

束颈大罐作为较大型的容器，主要是装置粮食和水等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。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，自然变化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巨大，像水旱灾害会直接导致粮食歉收，影响到最基本的民生。海南岛是热带季风气候，极端天气并不少见。蛙作为岛上很常见的动物，雨季来临的时候，它们对雷雨的反应极为灵敏，因而被先民视为季节和水旱的先知，可能由此而产生出图腾崇拜。

铜鼓、蛙锣上的蛙属于立体造型，黎锦上的蛙纹则是真正图案化的蛙。蛙纹和变形蛙纹是黎锦上最常见的纹样之一，有些纹饰是相对比较具象的蛙形；有些蛙的头、躯体和四肢几乎都菱形化，虽然是简单的线条，但连在一起就是蛙纹。

从海南馆藏的黎锦来看，有不少黎族妇女的筒裙上织着蛙纹图案。另外，过去黎族妇女有文身的习俗，文身的式样中也有蛙纹。黎锦和文身的蛙纹与黎族妇女所戴的麒麟挂件可能有相同的功用，麒麟挂件有“麒麟求子”的寓意。

再就是，历史上黎族人民祈雨求丰收，长年累月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，蛙鸣雨至。像青蛙在稻田中为人类捕虫除害，保证了粮食丰收，从这个层面来说，青蛙造型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。

对于蛙的生殖崇拜和蛙能卜雨的观念，自然是一种并不科学的认知，但其本质是人们憧憬美好生活的外化。而且，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将这种观念融入器物之中，使得铜锣、黎锦等风物不知不觉地包含了琼岛民众的审美取向，成为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。■



黎锦上的蛙纹图案。